

他们平均年龄 85 岁，他们都是站在中国文化巅峰的巨人。
他们以深厚的学养、历尽沧桑的履历以及超尘豁达的人生观，

诠释一个时代，代表一种精神。
他们是——

最后的文化贵族

文化大家访谈录（第二辑）

南方都市报◎出品
陈朝华◎主编





K825.4/65

:2

2007

最后的文化贵族

文化大家访谈录（第二辑）

南方都市报 出品 陈朝华 主编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的文化贵族: 文化大家访谈录(第二辑) / 陈朝华主编. —
广州: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80652-699-6

I. 最... II. 陈... III. 文化—名人—访谈录—中国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1158 号

最后的文化贵族——文化大家访谈录 (第二辑)

陈朝华 主编

出版发行: 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

电 话: (020) 87373998-850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番禺市桥印刷厂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9

印 数: 1-8000 册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9.80 元

投稿热线: (020) 87373998-8503 读者热线: (020) 87373998-8502

网址: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press> <http://www.southcn.com/ebook>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触摸一个时代 最真实睿智的体温和呼吸

陈朝华（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南都周刊总编辑）

南方都市报对文化领域倾注的关切与推动力度，一直为媒体副刊从业人员所羡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当很多报纸把不能带来即时效益的副刊随意缩减时，我们却视之为彰显南都报人责任与理想、风骨与情怀的一大亮点，大力扶掖。在不断的创新求变中，南都副刊不仅打造出一系列赏心悦“读”、风格鲜明的招牌版面，还通过出资创设“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举办“珠江诗歌节”等立体活动，介入文学现场，凭借现代传播的复合手段，举荐鲜活纯正的作家与作品，以敬畏之心、呵护之情，消弭广大读者对文学审美的隔膜与疏离。缘此，南方都市报也获得了文化界广泛的信任与敬重。这样的格局呈现，既离不开南方报业集团领导自上而下的赏赞与支持，也有南方都市报文化副刊同仁在价值拓展与路径选择上的努力，良性互动，蔚然可观。

大家访谈之“文化老人”系列报道，能够立项运作并且得以顺利延展，即是这种良性互动与人文共识的完美结晶。超越区域媒体的局限，近距离对话华文文化圈金声玉振、雅达散淡的世纪名宿，触摸一个时代最真实睿智的体温和呼吸，

相信这是很多城市日报文化记者难以奢望的梦想，但南方都市报做到了。以我们的真诚与纯粹，以我们的大气与执著，让一座座中华文化的标志性建筑向读者展示了他们的丰厚与深邃，让一本本中华民族的文化存折为读者打开生命的密码与生活的掌故。虽然世事沧桑被他们当作过眼云烟，我们的记者却能从他们宠辱不惊的人格魅力和真切风趣的性情记忆中，回溯时代变迁与思想脉动的悲喜浮沉。采集的文字，或灿烂，或澹泊，但交流碰撞的现场感有如老朋友在娓娓絮谈。我们的记者做足了功课，用足了心思，在这一场场与文化老人对话的考试中，他们及格了。正是因此，我们的每一篇报道才能让读者喜闻乐道感怀启悟。正是因此，我们才有了结集出书的底气和信心。

我们的记者同时也是幸运的，他们既完成了任务还得到文化老人们的耳提面命，转而把丰富邃密的珍贵对话演绎为可资留档的扎实文本。那些穿透时空的心灵补白，那些超脱功利的历史深省，那些朴实坦荡的生命历程，那些豁达澄明的生活细节，虽是侧面勾勒却无不生动撩人。在校阅大样的时候，我每每对记者的“幸运在场”心向神往，恨不得取而代之以达“借光掠美”的一己之私。

借“文化老人”系列访谈结集出书之际，再次集中展读一篇篇精彩机敏的对话，于感动与振奋中重窥一颗颗历练沧桑仍透彻多情的大灵魂，宛如触摸一个时代最真实睿智的体温和呼吸，一切的浮躁与聒噪刹那间荡然无存。那种沉静与隐忍的人格星辉于我如精神粮仓，需要悉心看护，相信对很多读者来说也是一种悠长的期冀和关照，就此而言，能够主持推进这个系列的项目运作，我同样要感恩这种“职业幸运”。

是为序。感谢所有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的文化老人。

目录

- 1 车辐：
“不可救药的老天真”
- 17 陈志华：
残损的乡土建筑在呻吟
- 33 来新夏：
我们扫地那些年 是南开最干净的几年
- 49 申泮文：
不违心，怀斗志 明朗倔强应万事
- 67 杨敬年：
扎根大陆，决不漂洋过海
- 81 范用：
光拉车，不看路，读书无禁区
- 101 方成：
文明越是发展 越是需要幽默
- 119 方平：
搞翻译要像袁人那样一心一意

133

高莽：

在翻译和绘画之间寻找人道主义

155

何满子：

最好的年华都在运动里面

173

胡秀英：

“百草婆婆”一生情系中国植物

189

黄永年：

做学问不赶时髦 写文章要补空白

201

黄宗江：

“败坏”书香门第 带出“卖艺人”家

215

黄宗英：

在爱情与写作中永葆青春

229

贾植芳：

教书就像交朋友 监狱就像外婆家

245

金耀基：

中国的现代转向要靠第一流的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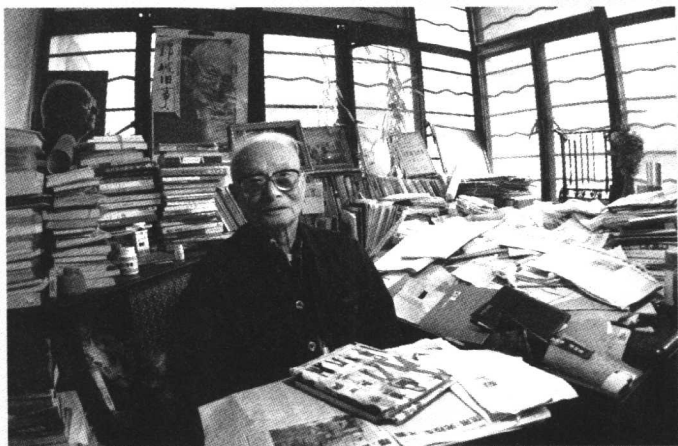
261

鯤西：

四时最好是三月 一去不回唯少年

278

后记



| 摄影：刘 忠

车辐，1914年生，成都人。
20世纪30年代开始从事文
艺写作，职业记者。先后出
任《星芒报》、《民声报》、
《四川时报》、《人物杂志》、
《华西晚报》等报刊记者、
编辑。著有散文集《采访人
生》、《川菜杂谈》、《车辐叙
旧》，小说《锦城旧事》等。
四川烹饪学会理事，人称
“饮食菩萨”。

车辐：

“不可救药的老天真”

有一位台湾作家说，到了成都，不见车辐，就跟没有到过成都一样。我到成都，第一位采访的人物是车辐先生。

见车辐前，先见了和他同住一个大院的流沙河和冉云飞。流沙河先生也是我准备采访的人物，寒暄之后，马上说：“你一定要先采访车老。”旁边的冉云飞解释：“这是礼数。”当晚由冉云飞请吃四川火锅，听他大侃川菜之妙，“我所知不过车老的皮毛。”他说。酒酣耳热之时，冉云飞拨通了车辐的儿子车新民的电话，定下采访时间。冉云飞说：“车老现在身体不好，说话时要靠车新民在旁边翻译了。”

两天后的清早，我坐在车辐杂乱无章的书房里，几乎只能听懂他谈话的十之一二。请冉云飞翻译，也只能意会大半。后来不得不由车新民在旁一句一句地翻译。车辐说：“以前我口齿清楚，大家喜欢听我摆龙门阵，一桌子的人都听我讲话。”

车新民告诉我，几年前，老人家坐在一个小矮凳上，一不小心滑倒了，造成骨折。年事已高，骨质疏松，不能动手术，只能坐轮椅。现在，老人家每天7点就起床，看书报，写东西，午睡后又是阅读写作。只在天气好时，才到外面走动。



吴祖光说，他是“成都的土地爷”，在抗战年代为落难文化人找好吃的。
黄宗英说，他是“车大侠”，曾用自己祖上留下的坟地安葬早逝的演员。
流沙河说，他是“不可救药的老天真”，含冤入狱 11 个月居然还长胖了。



谈起这本书，车辐马上眉飞色舞。

安坐家中，车辐念想的是各地的老朋友，写信甚勤。最近，他出版回忆性散文集《车辐叙旧》。谈起这本书，车辐拿出一封何满子来信的复印件送给我，信的大意说：“接奉大著《叙旧》，喜欢感谢之至。阁下一生，阅人之多，当代文人中实罕见。此篇确是现当代文艺界的绝好史料也。”

老人家还送了一张1993年他品尝“大千味苑”后写的字条，原来是回忆当日所食的菜单。他爱到外面品尝，也喜欢在家里请客。据唐振常说，车辐请客有一特点，每上一菜，举箸之先，他必详为讲解，自卖自夸，滔滔不绝，讲此菜之妙，讲他每每与众不同的烧法，边讲边吃，他自己吃得比客人多。郑拾风生前常说：“车辐请客，菜都是他自己吃了。”

2006年，从不做寿的车辐首次破例。原来，4月时黄宗江专程从北京到成都来看望车辐，闲聊时劝他：“岁数大了，你可以做一做寿嘛。”谈兴正浓的车辐随口答应，一旁的车新民听了，心中暗喜，当即顺水推舟。于是小规模邀请亲友，既庆祝车辐夫妇93岁寿辰，又纪念结婚73周年。车辐夫妇共有8个孩子，流沙河曾调侃：“他说他太太是航空母舰，上面停了8架飞机，却不说飞机是谁制造的。”

采访结束时，老人家拿出一本厚厚的相册给我看。摄影和收集照片是他的爱好之一。相册中有黄苗子、冯亦代、黄宗英、黄宗江、周海婴、方成、流沙河、马识途、盛中国。他还拿出一张和王明合影的老照片。第二天，我和洁尘等人喝茶，洁尘问我有没有看过车辐的相册。她说，以前车辐随身带一部相机，见了她们这些年轻女孩，必会看清人数，然后说相机里还剩几张胶卷：“别浪费，我和你们一人合影一张，拍完刚好拿去洗。”其实相机里往往刚装了胶卷。

车辐4岁时，父亲去世，依靠母亲养育。7岁读私学，读《三字经》、《百家姓》、《龙文鞭影》、《声律启蒙》、“四书”等。车辐后来所读的大成学校号称“四川最后一家孔家店”，因看到同班同学的不规矩行为，说了出去，反被说是造谣，责令退学，回家大哭了一场。车辐回忆：“我亲身体会到的是：那时四川为封建军阀统治，他们横行霸道，杀人如草芥，欺压老百姓，刮地皮，奸淫估霸，为所欲为，老百姓的日子很不好过。我在彷徨中偶然读了邹韬奋的《生活》周刊，从此与进步书刊结缘，并在不知不觉中加深了对旧社会的认识。”步入社会后，车辐从事新闻工作，“在旧社会吃新闻饭，先生敬业十分，成名绝非浪得。衣袋内揣一个小本本，遇到一鳞半爪，立刻记下，以备采访之用。为人又好事，喜交游，管他三教九流，一混就熟。所以出去采访，每每旗开得胜，短消息，长特写，莫不精彩可读。”（流沙河《车先生外传》）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的母亲做菜好吗？

车辐（以下简称“车”）：我们自己家的人做的菜都很好。

记：小时候就很喜欢美食？

车：自己喜欢那几种家常菜。我的炒兔丁炒得挺好。

记：小时候在成都读书的情景是怎么样的？

车：从《三字经》“人之初”，一直读到“四书”读完。学校叫大成学校，把孔子当作圣人，后来我被学校辞退。

记：为什么被辞退了？

车：大成学校把孔子当圣人，但是学校有男女关系，摸摸搞搞，我看不惯，说出来了。学校就说我乱说，败坏大成名誉。我就回家了。那时候我 10 多岁，初中二年级，我回家哭了。以后就完全自学。

记：自学都读了什么书？

车：什么书都读，鸳鸯蝴蝶派等等。邹韬奋编的《生活》有很大的作用。以后我念马列的书，念不懂，硬读，当成一种宗教信仰。那时候封建社会、军阀社会、袍哥社会，我看不惯。很多人打麻将，我也看不惯。我不抽大烟，不打麻将。

记：你的第一份工作是做什么？

车：在《西南新闻》当记者，很短的时间。我在报馆出来以后，认识了社会上很多文化方面的朋友，遇到一些好人，很幸运，兴趣相投。经常读邹韬奋的《生活》、林语堂的《论语》，后来就走上革命的道路。以后和几个朋友办了文艺刊物《四川风景》，后来这些杂志都寄到延安去了。我当了中华全国抗敌文协成都分会理事。

记：你 20 岁就结婚了？

车：当时社会风气是早婚。

记：那时候你已经是“追星族”，采访白杨是在游泳池旁边？

车：我在游泳，谢添带着白杨介绍给我，我穿的游泳裤

向下滑了，他指着我。这个事情给他们印象很深。我现在活到 93 岁，跟年轻时锻炼身体分不开，包括游泳。

记：白杨那时候是不是很红？

车：当然很红，全国都红，到大后方当然更红了。我们是“追星族”，他们文化人到成都来，还是地下党领导的。

记：有人写文章说，你以前参加新闻发布会，都要坐第一排，因为招待的糕点很好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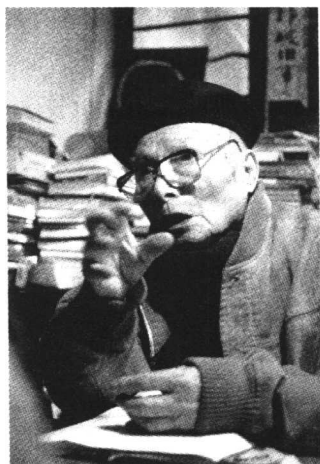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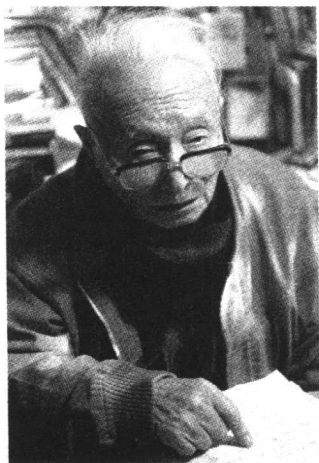
车：我那时候做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报纸《华西晚报》，不赶风头。从来就没有坐过第一排，糕点我吃多了，干吗要吃他们那个糕点呢？

记：很多人都把这个传闻当真了。

车：那是人家乱写的。

记：当时你当记者主要是做社会新闻？

车：我也写杂文、散文，在陈白尘的《华西晚报》发表，讽刺当局。当然倒霉。



“车辐大侠”畅谈当年往事。

记：陈白尘的风度如何？

车：很平易近人，是做大事的。我和他是亦师亦友，他夫人现在都跟我有书信联系。

记：陈白尘是范用的老师。

车：是的。我跟陈白尘学了很多东西，后来和范用也成了好朋友。

抗战爆发后，大批文化人来到后方成都。车辐结识了刘开渠、谢无量、丁聪、吴祖光等人，朋友中有作家、报人、画家、演员，后来多半成名，数十年后，他们到了成都，必来看车辐。吴祖光说车辐是“成都的土地爷”。到成都的文化人找车辐，总有好吃的。有电影演员死在成都，找不到地方安葬，车辐主动用自己祖上留下的坟地帮助安葬。车辐和朋友把王朝闻化装一番后，送到延安。车辐积极参加了自发的民间抗日美术团体四川漫画社的活动，画了一批抗日漫画，其中有著名的《不可告人的悲哀》。他回忆：“四川漫画社在抗日战争中充分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利用成都的各大报纸，配合抗日文字，在引导抗日民众的情绪、鼓舞军队的士气方面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

记：抗战时很多文化人来成都，没饭吃，就找你？

车：他们在当地没有熟人，他们来了，我就给他们找好吃的。那时候两个演员去世以后，我把我家的祖坟腾出来，埋葬他们。这个事情我忘了，后来陈白尘提起来，我才想起来了。陈白尘到成都来，讲了这个事，在座的人都觉得很惊讶。所以黄宗英叫我“车辐大侠”，他们都叫“大侠”，其实不是什么侠，都是朋友。

记：你还画漫画，那时候漫画在抗战当中影响很大？

车：成都人很迷漫画的。画展一出来，效果很好，还到

成都周边县城的地方去办展览，讲演。我跟进步的文化人泡茶馆，丁聪、吴祖光、陈白尘。一些老朋友现在还健在，像丁聪、方成、钟灵。钟灵到成都来，头一天要打电话，我准备好吃的。我到北京，白杨、黄宗英、吴祖光他们请吃饭。

记：抗战时你跟李劫人先生已经很熟？

车：他是中华全国抗敌文协会员，我也是会员。

记：四川出了很多美食家，像苏东坡、张大千。李劫人先生也是美食家。

车：我这个美食家是别人喊我的。李先生开过“小雅”饭馆，跟我谈过一些美食的做法。

记：听说你在抗战期间有时没有饭吃，还带着朋友跑到人家的喜宴上吃白饭？

车：有的。我还带着郁风、张瑞芳骑自行车到成都市近郊吃大蒜鲢鱼，她们说：“老车，你带我们去吃好吃的地方饮食。”

记：那时候郁风跟黄苗子还没





安坐家中，车辐念想的是各地的老朋友。

有结婚。

车：那时候黄苗子是吴铁城的秘书，是“大腕”。黄苗子要关照关照，所以国民党对我不敢怎么样。

记：当时知道重庆“二流堂”那些人吗？

车：知道，好人！

记：那时候经常跑警报吗？

车：警报一拉响，就跑出去。现在我都有成都被炸的图片。

记：你当时做的报纸是地下党领导的？

车：好几家报纸，是地下党领导的，后来到艺专教美术。我在教书时候认识了王朝闻。我跟王朝闻关系很好，我和朋友把王朝闻化妆一番以后，送他到延安去了。解放以后他来看我，关系没断。